



SHAOER
HONGSE JINGDIAN CONGSHU

少儿红色经典丛书

小马倌和“大皮靴”叔叔

颜一烟◎著



CHISO
SINCE 1995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

SHAOER
HONGSE JINGDIAN CONGSHU

少儿红色经典丛书



小马倌和“大皮靴”叔叔

XIAOMAGUAN HE
DAPIXUE SHUSHU

颜一烟 ◎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马倌和“大皮靴”叔叔 / 颜一烟著. -- 乌鲁木齐: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 2011.1

(少儿红色经典丛书)

ISBN 978-7-5371-9240-8

I. ①小… II. ①颜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39647号

小马倌和“大皮靴”叔叔

颜一烟◎著

出版人: 徐江

策划: 徐江 唐人

装帧设计: 唐人

美术编辑: 丛楠

责任编辑: 许国萍 樊虎

插图: 林青

法律顾问: 钟麟 13201203567 (新疆国法律师事务所)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(地址: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二巷1号 邮编: 830049)

Http://www.qingshao.net

E-mail: QSbeijing@hotmail.com

印制: 北京时尚印佳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版次: 2011年1月第1版

印次: 2011年4月第2次印刷

开本: 889×1194 1/32

印张: 5.5

书号: ISBN 978-7-5371-9240-8

印数: 8001-11000册

定价: 12.00元

目 录

导读

—
2

小马倌和“大皮靴”叔叔
(全文)

—
7





导 读

抗日战争胜利以后，作家颜一烟从延安来到了东北。她当时是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编剧，跑遍了白山黑水之间的城乡大地，到处采访有关抗日联军的活动，从普通战士，到抗联的领导人，以及山村的平民百姓，都成了她的采访对象。她写出了电影剧本《中华女儿》（又名《八女投江》），电影上映以后，受到普遍赞扬。1950年7月，该片在卡罗维发利第5届国际电影节上，获得五项大奖之一的“自由斗争奖”。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。

写完这部电影以后，颜一烟总觉得自己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。在长时间的采访中，给她留下深刻印象、最让她感动的，是抗联队伍中许许多多天真可爱的小战士。那些十二三岁的孩子，正是应该倚在妈妈怀里吃香饽饽、坐在教室里读书的年龄；可是，日本鬼子侵占了他们的家乡，杀害了他们的父母。为了国仇家恨，他们参加抗联，跟大人一样爬冰卧雪、翻山越岭，英勇地抗击侵略者，有的甚至小小年纪就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颜一烟按捺不住激情，决心把这些生动的故事讲给新中国的少年儿童听。于是，她创作出了中篇小说《小马倌和“大皮靴”叔叔》。



这部小说的故事梗概是：8岁的小马倌姓江，生长在东北农村一个雇农的家里，人们都叫他“小江”。他的爸爸、妈妈想给他起个大富大贵的好名字，可没等他俩商量出一个结果，爸爸就被日本鬼子抓走了，妈妈也被敌人踢死了。所以，小江连个正式的大名都没有。地主比豺狼还狠心，叫8岁的小江以身抵偿父债，去当长工。小江先做“猪倌”、“羊倌”，刚长到有马肚子高时，就当上了“马倌”。他成天在山里跑，磨炼得浑身是胆，也学到了猎取野物的本领。他受不了地主的虐待，逃出虎口，在大山林里像猴子似的生活着。一天，东北抗日联军的大部队打完鬼子，满载胜利品进了山。他们发现了小江，穿“大皮靴”的官儿（指导员）收留了他。可是当夜他就逃跑了。后来，抗日联军又把他从虎口中救了下来。经过这一番波折，他终于加入抗日联军，当上了马倌。小江机智勇敢，特别是有找野物的本事，为部队解决给养帮了不少忙，同志们喜欢他，亲切地叫他“江副官”。

“江副官”和大家一起活跃在雪山密林间，出色地完成了不少战斗任务。但他的那股野性子和部队的纪律格格不入。一次军事打靶课后，他擅自拿着枪到森林里打来一头肥肥的野羊。尽管用的是捡来的子弹，也是为了给大家改善伙食，但由于他事先不报告，也没有请假，依然是违犯了纪律，受到严肃批评。对此，他很不服气，甚至下决心要离开这里另找队伍。后来，经



过“大皮靴”叔叔和大家的耐心教导，以及战斗生活的锻炼，小江逐渐成长成为一名优秀的抗联小战士。当时，抗日联军的斗争形势十分严峻，大个子班长牺牲了，“大皮靴”叔叔的脚被打坏，只得用剪子剪掉……有一回，小江单独外出去执行任务，碰到由八九百日军组成的“讨伐队”，逼着他带路，去云头山攻击抗日联军。小马倌领着敌人在大山里转悠了四天，第五天一清早，他把敌人的队伍领到了一个悬崖绝壁上，高喊着为爹娘、为大个子班长和“大皮靴”叔叔报仇，纵身跳下悬崖。等他苏醒过来后，立即往抗日联军的宿营地爬去。同志们找到了他，“大皮靴”叔叔代表抗日联军给他记了一大功，吸收他加入了共青团。

这部小说以生动细腻的笔触，塑造了少年英雄小江机智勇敢的艺术形象。故事情节引人入胜，又有生活气息。个性化的人物语言、生动感人的细节，都溶入了作者的爱憎，既富有儿童情趣，又有鲜明的历史感。作家不但写了小英雄怀着对敌人的深仇大恨，积极工作、英勇战斗的事迹，也写了他散漫、不讲组织纪律的缺点和毛病，以及由此引起的，与战士们之间的种种矛盾，将这个人物表现得更加丰满，更加真实可信。《小马倌和“大皮靴”叔叔》语言清新自然，很适合少年儿童阅读。这个故事虽然不是颜一烟的亲身经历，但作者在长时间的采访中，全身心地投入其中。她所积累的大量素材，不但记在笔记本里，而且镌刻到了自己的心坎上，她甚至爬深山、钻密林，亲身体



验当年抗联战士生活的艰辛。在采访中，颜一烟的心灵受到极大震动，她想，如果不把这些小战士的形象反映出来，自己的内心实在无法平静！正是怀着这种义不容辞的强烈责任感，她提笔创作了这部小说。这又一次证明，作家只有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完全融入到作品当中，真正与主人公同命运、共悲欢，才能写出感人的作品来。

1958年，《小马倌和“大皮靴”叔叔》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，在1980年的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中，荣获一等奖。1962年，作家曾将这个题材编成七场话剧《小马倌》，由上海儿童艺术剧院及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儿童剧班，先后多次公开演出。20世纪70年代，北京电影制片厂还请颜一烟编剧，参照这部小说的主要情节，拍摄了电影《烽火少年》。

颜一烟生于1912年，是满族人，出身于封建贵族家庭，是所谓的“大格格”。但她的童年没有欢乐，而且受尽苦难；她依靠自己的不懈努力，读完中学，又去日本留学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她愤而回国参加抗战，辗转来到延安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成了一名坚强的革命文艺战士。颜一烟是个剧作家，写过不少话剧和电影，还是个表演艺术家，在舞台上多次扮演“老太婆”，常获好评。当年延安首次公演《日出》，她饰演的顾八奶奶，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。她晚年又创作了传记体的长篇小说《盐丁儿》，同样获得很高的声誉。1997年，颜一烟病逝于北京。



小马倌和“大皮鞋”叔叔

XIAOMAGUAN HE
DAPIXUE SHUSHU



—

我们的小马倌，姓江，生长在东北农村，是雇农的儿子。他祖祖辈辈受大地主的残酷剥削，真是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三天两头揭不开锅……这都不说，到了他爸爸妈妈那一辈，地主的剥削更残酷了，都说：扛活儿的“吃的是猪狗饭，受的是牛马苦”，其实呀，地主家的猪狗比扛活儿的吃的好得多，地主家的牛马比扛活儿的享福得多啊！猪狗还能吃得着粮食，牛马病了，地主还着急地请兽医来给治；可是，扛活的呢？一年到头，吃糠咽菜，累病了甭说地主给治，跟他支几个工钱自己去买点药都不行呀！

可是，就是这样的苦日子，也过不长！

日本鬼子到村里来抓“劳工”。地主、狗腿子、汉奸们一合计，就把江大爷送去当“劳工”了。

江大娘哭着叫着，死拉住不放，一个日本鬼子骂了声：“八格牙路！”一脚就把江大娘踢出去老远。

地主哈哈地笑着向那些哭哭啼啼的家属们说：“哭



什么呀？上鹤立岗背煤，给你们挣金子回来，那还不好呀！”

鬼子、汉奸们连打带骂，赶着那些“劳工”们出发了。

我们的小马倌，那时候才只有八岁，他也哭着喊着不叫鬼子把爸爸拉走。可是，他的哭叫，又顶什么用呢？……他一直跟着爸爸出了村。

爸爸说：“好孩子！别哭！鬼子是兔子的尾巴，长不了！回去好好照顾妈妈吧！告诉她别难受！有报仇雪恨的那一天！”

直看着鬼子们押着爸爸走得没影了，他才回到村子里来。可是，一走进自己的小马架，他就怔住了！

在又低又暗的小马架里，妈妈躺在炕上，刘大婶坐在旁边，低着头直擦眼泪。

他一下子就扑了过来，爬到妈妈身上，急叫着：“妈妈！妈妈！”

大婶说：“妈妈叫鬼子给踢坏了！”

“妈妈，妈妈……”

妈妈慢慢睁开了眼睛，拉住了他的手，看着他，半天，半天，挣扎着说出来一句话：“好孩子！报仇……”眼睛闭上了，从此再也没有睁开。

眼泪一滴滴地落在了妈妈的身上，他想着爸爸，想着，



妈妈，嘴里翻来覆去地说着这两个字：“报仇！报仇！报仇……”

……

为了小马倌的名字，以前这两位老人商量过不止一回，爸爸说：“一定给孩子起个大富大贵的学名，穷死累死也得供孩子念书，将来得个一官半职，也给老江家改换改换门庭啊！”妈妈说：“得起个大吉大庆的学名；不求中状元做大官光宗耀祖，但求吃口舒心饭，不讨这个眼下食啊！”可是，爸爸妈妈还没来得及把这个“学名”商量好啊！就……

我们的小马倌，就是这样，连个“学名”都没有，村子里，大人小孩就都管他叫“小江”。

比豺狼还狠的地主，连八岁的孩子也不放过，还要在小江的身上榨油哩！

地主把小江叫了去，拿着厚厚的一本账簿，指着一个地方向小江说：“这是你爸爸欠我的钱！——父债子还，拿来吧！”

小江不认识字，可是，他光知道地主欠爸爸的工钱，多会儿也没听爸爸说过欠地主的钱呀！他就摇摇头说：“我没钱！”

地主说：“那你就以身抵债，到我家当长工来吧！”



八岁的小江，刚识数，刚能数过来猪的数目，赶出多少头猪，能如数赶回来，就当上了“猪倌”——给地主家放猪去了；刚能记路，钻进了那九道岭十道弯的山林里刚能对付着回来，又当上了“羊倌”——爬山越岭地给地主家放羊去了；他长得刚高过地主家那匹大洋马的肚子，就又当上了“马倌”——满山遍野地跑着给地主家放马去了！

长白山上的雪，长年也不化；小江那件丝挂丝、缕挂缕的衣裳，长年也没有离过他的身；他那个小肚子呀，长年也没有吃过一顿饱饭！

有时候，村子里好心的大爷大娘们，也想帮帮他的忙，给他点什么。可是，那时候，村子里的好心人也都是穷人呀！自己一家人都吃不上穿不上哩，哪儿还给得了别人什么呢？我们的小江——这个没爹没妈的八岁小娃娃，能够活下去，主要就是靠“山”。

能咬得动的，生着吃；能煮得烂的，煮熟了吃——山里能吃的东西，小江差不多都尝遍了。什么好吃，什么不好吃，什么季节能有什么吃的，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的。

不但吃树上长的、地里结的，他还能吃山上跑的哩！

他能拿木棒子打野兔，拿马尾儿套山鸡，他能从洞里掏黄皮子的小崽儿，到后来，他还学会了拿烟熏刺儿猪哩！



吃活物可比吃死物难多了，小江这些个本事，学得可是真不易啊！

有一天，小江又在山上放羊，羊满山跑着找草吃，他也满山跑着找野物吃。跑着、找着，又遇见狼了。在山里遇见狼，可不是一回了，每回他都是大声吼着，敲打着，有进山打猎的、采药的、或是别的羊倌听见了，也都赶过来帮着一起喊，人多势众，狼也就吓跑了。可是，这一天，小江喊了半天，除了山上的回音，没一个应声的，这会儿山里再没别人了。

狼追上了一只羊，下嘴就咬。小江一看，自己心爱的羊要叫狼吃了，急得什么也不顾了，举着根大木棍子追过去就打，狼叼着羊脖子拖着就跑，小江紧紧地追，从狼嘴里往外抢羊，狼狠狠地向小江扑去，小江连忙窜开，可是已经叫狼那一爪子，把他的破衣裳连肉给撕下了一大块，鲜血直往外流。他也顾不了这些，这时候真是连命都豁出去了，怎么也不能叫狼把羊吃了啊！他知道狼最怕打腿，就使出全身的力气，狠狠地给它来了个扫脚棍。那只狼嗷嗷叫着，吊着一条腿，三只脚一蹶一蹦地跑了。

小江赶紧抱起了那只羊，一看，伤得不算厉害，就是脖子上叫狼咬了几个小窟窿，他从被狼咬破了的袖子上撕下了一条布，给它裹了裹，然后抱着它坐在地上，看着



跑远了的狼的后影，跟羊说：“咱要是有一把刀，或是有支枪，该有多好啊！那咱俩就都受不了伤，还一定能把它打死！——狼可比兔子大多了，一只狼的肉，能吃好几天哩！你说对不对？”

他可真累坏了！多么想在这块地方饱饱地吃一顿，香香地睡一觉啊！可是，天快黑了，他得快一点把羊赶回去了。他怕那只伤羊再累坏了，就抱着它走；可是自己胳膊也受了伤，实在抱不动，就又放下来，背着它……

好容易，好容易，一只不少，把羊都赶回来了。

黑心的地主，一见有只羊受了伤，立刻就急眼，不问青红皂白，把小江吊起来就是一顿毒打，直打到都快断气儿了，别的长工给说着情，才算把他给放下来，还怒冲冲地说：“再罚一年工钱，赔羊！”

小江躺在马棚里，越想越憋气，咬牙切齿地骂了一阵：“他妈拉巴子的！你这黑心的地主，比狼还狠！我为了你的羊跟狼拼命，狼没咬死我，你倒差点把我给打死！你这没良心的王八羔子！老子的命不卖了！”骂了一阵之后，他想站起来就走，谁想，打得太厉害了，他连站都站不起来了！

还是穷人帮穷人，别的长工们，这个抽空给他送点水，那个偷偷给他送口饭，他跟一个长工大叔说：“我宁



可在山里跟狼打一辈子交道，再也不在这儿受他妈巴子地主的气了！”这个长工大叔当他是说气话，没在意。谁知，他的伤才好了一点，刚能站起来走动，就真跑了！

二

有一天，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个大队，打完了鬼子，满载着胜利品进山了。

这山，好像自从下雪以来从没有人走过。地上厚厚地铺着一层白毯子，有的地方叫山林里的野兽，像绣花似的在这白毯子上给绣上了各式各样的花朵。

山道越走越窄，队伍成单行，顺序前进着，前头的给踩了道，后头的踩着前头的脚印子走，紧后头的同志们，就拿些个树枝树叶子什么的把所有的脚印子都给消灭了。

大队走进了深山密林。

忽然，前头踩道的同志发现：雪上的脚印子特别乱了，仔细检查了一下，又发现：有一些普通鸟兽的脚印里，还夹杂着一种特别的脚印。是猴子的吗？普通猴子的没这么大，样子也不完全像；说是人的吧？可又不大，也就五六寸长，样子倒是有点儿像人的脚印。可是有什



么人能够光着脚在这样的冰天雪地里到处跑呢？而且还这么小？——照这脚印的尺寸看，要真是人的，那这人顶多也就是十岁左右！十岁的孩子能一个人在这样的深山密林里跑？难道说是什么怪物的？——同志们一路猜测着，好奇地顺着这奇怪的脚印往前走。

走着走着，到了一棵大松树底下，那奇怪的脚印忽然断了。在队伍的前头走着的一个大个子，是第五班的班长，他看那脚印在树底下断了，就抬头往树上看了看——这是棵老松树，足有两围粗，针似的绿叶子，一层层密密实实地把天都遮严了，看着那上头黑糊糊的有个东西，可看不清是什么。——正观察着哩，忽然，大雪花像倒了个面口袋似的、蒙头盖脸地洒了下来，把他的眼睛都给迷住了。他赶忙往下扒拉脸上的雪，再抬头一看，只见忽地一下子，像猴子似的一个东西，从这棵树蹿到另一棵树上去了。

同志们都以为是个猿猴类的野兽，就说打下来瞧瞧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。

大个子班长举起枪来就朝那棵树上瞄准。可是，瞄准了刚要扳枪机，忽地飞来了一个石头子儿，不歪不偏，正正打在他的手腕子上。大个子班长疼得“哎呦”了一声，手里那杆枪，差点儿掉在地上。他气得骂了一声，又举